

T H E P R O F E S S O R S

教授

邱华栋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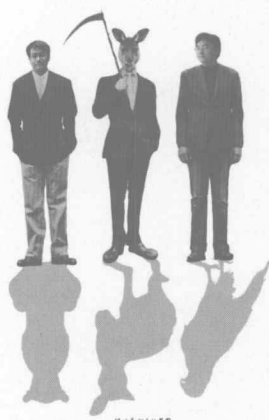
T H E P R O F E S S



T H E P R O F E S S O R S

教授

邱华栋 著



限时会员专享优惠
北京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授 / 邱华栋 .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354-3752-5

I. 教...

II. 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8827 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责任编辑: 陈曦 张维

装帧设计: 上海柯艾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01 传真: 027-87679300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72 千字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前行者邱华栋

刘震云

邱华栋是我读书的指导老师。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像他那么博览群书和博览生活的人，特别是博览新书和博览新生活的人，还不多见。许多新书，我是从他手里接过来的；许多新生活，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我另有一个指导老师叫李敬泽。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与他们三人行，我也变得新生和饱满起来。

于是，邱华栋的小说便与众不同。别的作家写的是“故”事，他写的是“新”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能迅速把我们刚刚看见的生活，眼巴前发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说里。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多端，充满了魔幻和拧巴，真相和虚假，残酷和喜剧；一杯浑水，澄清需要时间，但邱华栋等不得。也许，他要的就是浑浊和新生，新生的东西未必都好啊，这个好与不好的浑浊和新生，也许更加刺激，更加接近真实。这是邱华栋小说的特点。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前行者。是一个喜欢新鲜和占先的前行者。

大概是1996年吧，我第一次读他的小说叫《城市战车》。小说中的一群人是流浪在北京的艺术家。流浪北京，当时是一种时髦。虽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他们日常的生活和行为，和引车卖浆的芸芸众生绝然不同。但他们也是芸芸众生，无非是众生中新产生的一部分人罢了。在生活中，我也有这样的朋友。但是，我只了解他们生活的表面；读了《城市战车》，他们新的、不同的、剧烈的内心世界，还是让我震惊。更震惊的是，

作者在一门心思关注新生活和新人类时，主要关注的是惨烈的一面。原来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生活的变化是，十多年过去了，这群流浪北京的人，竟有一部分人脱离了流浪的阶层，摇身一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人，少数人还成了亿万富翁，除了让人瞠目结舌，回头再看《城市战车》，就成了这些人的旧照片。2000年，我读了邱华栋的新作品《正午的供词》，写的又是前沿生活，影视界啊。这一洼浑水，邱华栋又下了脚。但这回他的主题大变，表面是写鱼龙混杂、物和欲横流的名利场，实际上是在写生和死。这个主题可有些经典。是跟邱华栋年龄的变大有关系吗？接着他在题材上也会返璞归真吗？接着我发现我错了，2002年，他的长篇小说《花儿，花》出版了，题材依然很前沿，写的是网络大潮，写的是媒体；媒体虽然旧，旧时代的中国，就有“包打听”，但网络是新的，视频是新的，媒体从来没有这么脏和这么虚假，也是新的。在新的背景下，邱华栋写了几个媒体人的婚姻变化。新旧交加，让人啼笑皆非。对了，看邱华栋的小说，常让人啼笑皆非。感觉就是这个感觉。

邱华栋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因为他博览群书，特爱在一本小说里，把庞杂的知识和他读这些知识的感受，一股脑捺到小说里。比如上面那三本小说，既有对美术和绘画的知识堆积，也有对电影知识的深入挖掘，还写了许多有关花的学问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对通过小说想另学知识的人，起码是件好事吧。曹雪芹就这么干过，在书里写过药方和菜谱，邱华栋也可以这么干。只是不要以枝伤干啊。

到了这本新作《教授》，邱华栋依然是邱华栋，写的又是眼下最热门的一个词——“新阶层”。何谓新阶层？一是在过去的生活里没有出现过这种职业，这种职业新造就了一种人；一是过去这种职业有，但从这种职业里，产生了这种职业过去产生不了的人，都跟新的生活形态有关系。地产商人，白领，私家侦探，小姐和妈咪，是从近些年的中国地缝里钻出来的；经济学家、人文学者、大学教授、律师等，过去也有，但不是这么个有法，今天，他们全都脱下了过去的外衣，换上了新的行头。教授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这本书告诉我们，叫“叫兽”。

“新阶层”会带来新内容。邱华栋不但写了玫瑰浴、皇帝按摩、玻璃鸟巢中的女人、私人事务调查所，写了师生恋、夜总会中的大学生、代人

受孕等五光十色只有在当代的魔幻和拧巴的生活中才能出现的新的事物，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这个时代平静的外表下，充满着血的气息，钱的气息，性的气息及这个时代独有的混乱的气息。这是一个庞杂的时代。这是一本庞杂的小说。当然邱华栋还没忘了，他又塞进去许多他对当下许多问题，如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包括对文学和《红楼梦》的思考和看法。比起他以前的小说，这本小说就更庞杂了。

这样说来，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恰恰就不重要了。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是教授，是经济学家，是文学研究者。他们是知识分子，又不是，他们是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新阶层”。他们依靠知识（可不是文化，文化需要独特的见解）的卖弄，依靠帮闲，帮权和帮钱，当然最终还是帮忙了，开始过上了奢华的生活，少数人的生活。少数人的生活，都是前沿的生活。正因为他们活在生活的前沿，通过他们，我们就更加看清了这个时代的喧嚣和痛苦，热闹和寂寞，繁华和贫困，富足和匮乏，物质世界对心灵的煎熬和挤压。表面说的是欲望，是权力，是钱，是性，但人与人关系的内部，说的却是人和生活的剑拔弩张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剧烈冲突，却又总是以愉快的兽的方式去解决。喜剧吧？当然，兽的方式，对于解决者总是愉快的。

从结构上讲，小说的叙述是复调的。通过一个文学教授的眼睛，来打量一个经济学教授的生活；通过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婚姻变化，折射出当代社会的激烈变动。最大的变动是观念啊。这些混乱的庞杂的新的观念，破坏性地颠覆了旧生活，也歪歪扭扭建立了新生活。但是，这些混乱的庞杂的新的观念，除了刺杀的是光怪陆离的生活风景，还有拥有这些观念的他们自己。虽然他们生活在生活前沿和引导着生活，读了这本小说，我的结论是：他们不是我们的救世主，因为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

这是一本值得深思的小说。

也是一本刺激和好读的小说。

当然，这本小说也有毛病。人犯毛病，一般都是老毛病。当然，毛病一般也是优点或特点。这本《教授》和邱华栋其他小说一样，内容也太庞杂了，信息也太密集了；查信息，我们不如上网。还有，往里边塞的各领域各学科的知识也太多了。如果为了授业解惑，不如给我们开一个讲座。

更重要的是，前行是一件好事，但前行者也是吃亏的。因为许多新生的和前沿的事情，也许很快就被生活抛弃而变旧了。是不是有比事情新旧更重要的东西呢？但这些还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最终靠的，与事情的新旧无关，跟你发现的新旧有关；小说最终靠的，还是伟大的发现和想象力。

2008. 北京

一·玫瑰花温泉浴加皇帝按摩	001
二·女界精英豪宅中的春光	012
三·有市长参加的家宴	023
四·做大财富的蛋糕	033
五·记忆如影随形	041
六·传道、授业、解惑变得困难了吗	049
七·比萨饼店里的谈话	060
八·一个盛大的派对	068
九·玻璃圆球里的女人	079
十·两根导火索都被点燃了	085
十一·我的妻子成了我的敌人	093
十二·你们的性有问题吗	100
十三·奔向大海的游艇	108
十四·我不要吃那些野味	120
十五·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好	130
十六·私人事务调查所	137
十七·自杀者的遗书	146
十八·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	152
十九·你要学会打高尔夫球，死不发力，永不抬头	163

174	二十·观看闭关的女人
182	二十一·寂寥中有一丝躁动
192	二十二·在葡萄酒庄园里
199	二十三·告诉我你的秘密
214	二十四·复印出版的假书
225	二十五·天国芙蓉夜总会
239	二十六·两面通吃的人
246	二十七·扇子上的菜谱
254	二十八·捉奸
262	二十九·我要捍卫自己的底线
271	三十·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280	三十一·内心的黑暗有多黑
289	三十二·一封留给我的信
302	三十三·还有什么能比大海更广阔

一 玫瑰花温泉浴加皇帝按摩

从哪儿说起呢？就上次我和赵亮一起参加的一个经济学家与人文学者的研讨会说起吧。当时，他开着他的那辆银色宝马，带着我，去参加这个带温泉洗浴和桑拿按摩的研讨会。我们奔驰在通往北京郊区的一个度假村的大路上，虽然车窗外是一片严冬的肃杀景象，可是我们心情愉快，全身暖意融融。只要是我们在一起，我总是坐在他的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也有汽车，虽然不如他的好，但是他就是不让我开车，而是让我坐在他的身边，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一起聊天说笑。这是一个冬日的早晨，北京郊区的大地灰蒙蒙一片，稀疏的白杨树只剩下了白色的枝干，像是一些被野兽破坏的篱笆，麻木地站立在道路边、农田旁。天地之间浮起了莫名的白色雾霭，显露出某种苍凉的气氛来。整个冬天，因为没有下一场雪，地上所有丑陋的事物都堆积在那里了，塑料垃圾、枯树叶、农作物的秸秆，在乍暖还寒的风中像垂死的动物一样抖动。

我说：“北京这几年的冬天越来越干燥和暖和了，往常，像这个时候，一定要下一场大雪的，可是现在地上什么都没有，空气也干燥极了，还刮那种带沙子的风，真讨厌。”

他点头说：“是啊，上大学的时候，每年的这个季节，我的脚后跟会裂开一个很大的口子，用凡士林、愈裂霜抹一个月，都不见好。”

“别提那些日子了，说起大学时代，我就郁闷，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叛徒——背叛了



文学，投靠了经济学。现在看来，还是你有远见，投靠经济学这个显学早，不像我死心眼儿，你看，咱们现在的区别多大啊。”

他哈哈一笑，没有接茬说话，而是熟练地开着汽车。宝马 530 的操控性很不错，车身比 7 系列的要短一些，但是却灵巧很多。我们的车子下了八达岭高速公路之后，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可是，田间的小道纵横交错，就是找不到通往开会地点的道路和路标。好不容易碰到了个拉车的老农民，他告诉我们正确方向后，我们才又拐向东边一条便道。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名的温泉会议度假村。那个关于经济和文化的伟大研讨会就将在那里召开，会议的时间是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像天敌一样的人文学者和经济学家们，竟然坐到了一起，他们要研讨的，就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以及如何去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而赵亮，正是大会的一个主题发言者，我则是一个小组会议的主持人，这些情况，我已经从会议通知和日程的安排上看到了。

我们的车子拐过一个路口，我看到一个带琉璃瓦大屋顶的巍峨建筑赫然浮现在灰蒙蒙的雾气中，我知道，我们到达目的地了。

几个月后，当赵亮身陷可怕的丑闻漩涡无法自救，而且谁也救不了他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忘记，那天晚上和我一起泡在一个硕大的、铺满了玫瑰花瓣的浴缸里，进行玫瑰花香熏浴的美好而轻松的时光。我们到达之后，忙碌如同工蜂的会务组工作人员为我们做了报到和登记，就把房卡和详细的会议指南交给了我们，然后，我和赵亮先坐电梯上楼，用感应式门卡打开各自的房间——这次会议的标准很高，与国际接轨了，与会代表竟然是一个人一间房。我们把行李放好，简单地洗漱完毕，去餐厅吃了花样繁多的自助早餐，喝了不少的咖啡、牛奶、果汁和茶水之后，看看距离开会还有 40 分钟时间，就一起出来闲逛。不转不知道，一转吓一跳，地处郊区的这个金碧辉煌的度假村，的确是名不虚传，它似乎就是专门为开各种会议所修建的，无论是会议中心还是宾馆饭店，无论是餐厅食堂还是游乐设施，都是一流的、排场的、奢华的，整个度假村的面积很大，每个功能区划分很详细，距离也很远，需要搭乘橡皮轨道小火车在半空中来往。把地形地貌摸清楚了才好活动，这是赵亮每次到达一个新鲜地方首先要做的事情，他拿着一张度假村会议中心的地图，带着我详细地搞清楚了各种设施所在的方位，然后，看看开会时间到了，我们就回到了主会场，按照每个座位上的名牌坐下来。赵亮在前三排，我在第七排，只能斜着看见他的侧影。

会议的开幕式非常宏大庄严，演奏了国歌，全体起立。主席台上坐了不少的领导和

大名鼎鼎的学者，我不仅看到了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这样的领导，还看见了白发苍苍的经济学巨擘们，以及北大仅存的某国学大师和当过外交部长的某诗人、当过文化部长的某作家。环顾四周，我发现，台下的名人、闻人和要人也很多。看来，这个研讨会请来了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按照活动举办方的想法，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为当下中国的现实经济、文化的处境把脉，为未来的期望达成某种共识，然后发表一个共同的声明与宣言。

但是，等到会议的开幕式结束，领导乘坐警车开道的奥迪一溜烟走了之后，正式的大会才继续召开。于是，天敌们就开始毫不客气地互相开仗了。比如，在白天的主会场上，第一个发言的，据说是孔子的第多少代直系孙子、穿唐装的北京文化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孔繁林，他一上来就开始大谈作为学者，甚至作为人的道德底线。他言辞犀利、用语尖刻，猛烈抨击一些当代经济学家没有守住人的基本道德底线，攻击一些经济学家如今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攫取者之后，成为了腐蚀时代道德和人文理念的帮凶。他振振有辞，列举了大量数据作为自己论点的论据，滔滔不绝且有理有节，切中肯綮又风趣生动，赞同他发言的人露出了喜不自胜的微笑，反对他的人则着急上火，怒目圆睁。这下就如同往平静的池塘里丢了一块牛粪，旋即引发了池塘本身的骚动，水立即被搅浑了。于是，第二个发言的人，北京工业经济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曙光，一上来就说，经济学家本来就是冷血动物，应该客观地研究经济学现象，经济学家不是道德家，也不想做道德楷模，经济学家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价值判断方面，本来就应该予以回避。他的发言嬉笑怒骂、嘻嘻哈哈、据理力争、条理分明，发言完毕赢得了与会者多一半人的热烈掌声。

我明白，这下有好戏看了。经济学家们和人文学者们一开始就撕破了脸，转眼间，丢掉了伪善和面具，丢掉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寒暄，丢掉了虚与委蛇，霸王上了弓，立即变成了仇敌，会场就这么热闹起来了。我看到，接下来，乱仗频频，两派人马——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们互相攻击，互相抬杠，互相嘲讽，互相诋毁，互相蔑视，互相不理解。总之，人文学者们把如今的道德沦陷乃至崩溃的情况，全部都算到了经济学家的账上；而经济学家也毫不含糊，指出来人文学者如今享受的一切经济好处都是他们鼓吹和努力的成果，站着说话竟然一点儿都不腰疼，双方展开了一场口舌大战。

我偶尔瞥赵亮一眼，发现他根本不怎么理会发言的人在说什么，而是埋头用掌上电脑在写着什么。这些年，我和他总是能够在各个场合碰面。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的大学老师，在北京这个会议特别多的地方，我竟然和他这个经济学家经常在一些会议上不期而遇，也是很神奇的时代现象了。虽然这小子不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内心里鄙夷文学



由来已久，而文学研究也的确是每况愈下，根本就不是一门显学。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我们一起进入到同一所大学，当时，我们报考的都是中文系，我还旁听了哲学系的很多课程。后来，本科毕业，我考入了京华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接着读博士，毕业之后在一所不错的大学当上了汉语言文学系的老师。而他，则是另外的一条道路，另外的一种人生风景。十几年下来，他就成了著名经济学家，开始在社会上大出风头，红得发紫了。

我觉得这个研讨会很有趣。作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人，这样充满了火药味儿的研讨会，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参加过。本来，我以为这样的研讨会也就是一个打哈哈、吃吃喝喝玩闹一番的会，最后大家领一些论文课题费和廉价纪念品之后就散伙了的无聊会议，因为我参加了太多的各种文学、文化的研讨会，都是我说的这个情形。可是，像这样人文学者和经济学家们当场打起来的会议，我实在没有见过。我看到，到后来，连老牌经济学家武莲元都生气了，这个西装笔挺、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本来一向是弱势群体利益的呼吁和维护者，因此，他根本无法忍受有人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混为一谈，而没有把他择出来。他发言的怒吼声，把话筒都快震碎了。他谈到了改革的艰难历史，谈到了全国人民在最近三十年的生活的改善，谈到了道德底线和道德的发展前景，谈到了人、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到底来自哪里，首先要来自腰包里的钱等等。直到会议主持人三次提醒，他才把话头收住了，否则非要讲两个小时不可。我看到，他发完言之后就拂袖而去，秘书匆匆忙忙地跟在后头，连晚饭也没有吃。我偷偷地笑，很开心，觉得打起来的研讨会，才叫真正的研讨会，这样的研讨，即使最后没有做出什么宣言和达成什么共识，但是大家触及到了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文学者和经济学家都面临的现实困境，还是很有趣的。整整一天都是这么吵过来的，到下午场结束，大家不欢而散了。我看那个架势，这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共同的宣言，是难以做出了。

白天的发言不欢而散，一些人提前走了，晚上的会餐也比较糟糕——按照赵亮的标准，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更没有鱼翅泡饭，这样的饭菜实在不算好。不过，酒店其他的晚间服务节目却特别好，不仅有只穿着若有若无的薄纱衣服的俄罗斯姑娘热辣的钢管舞，还有室外各种露天温泉，有打扮成美人鱼在一旁陪伴的小姐给你按摩；还有室内桑拿、专业技师按摩、洗脚修脚，各种药物、鲜花、香熏洗浴，有保龄球、沙狐球、网球、乒乓球、台球项目，射箭馆、健身房、飞镖室、动感电影院，当然还有某些特殊的服务，如果你打房间里的床头柜上提示的一个电话号码，就立即会有一个姑娘上门和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且每种项目的价钱都很公道、具体、明确。于是，我记得，就是那天晚上，吃完了晚饭，我们俩一起去休闲中心，一起泡在玫瑰花香熏的大浴缸里，浴



缸还加了金边，在泡沫的辉映和反射下，在玫瑰花瓣那瑰丽的色彩映照下，我们仿佛是两个阿拉伯世界的贵族享乐者，在四米多长的大浴缸里沐浴，浸泡在泡泡浴和花瓣混合在一起的奇妙水世界里。按说，这应该是一男一女泡在里面的，可是，因为我们实在太熟悉了，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俩就经常在一个淋浴喷头下面洗浴，我对他那还算比较大的生殖器也不陌生，所以，我们呆在一个浴缸里说说笑笑，也是完全正常。当然，也许他希望有一个美女和他一同泡着？

我们许久不见了，的确有很多话要说。那天，我们在浴缸里谈了很多，包括这个开起来非常滑稽热闹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与文化处境”这样一个大而空的题目下的研讨会，还非议了很多来开会的各个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们。

“是谁想的这么一个糟糕的主意，竟然让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尤其是你们搞文学研究的冬烘来对话，这实在糟糕透了，你看，狗咬狗一嘴毛吧？两方面吵得那个不可开交。丢人啊。其实，我看，互相之间的矛盾没有这么大，你说呢？就说我和你，从来就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对不对？”赵亮像一个阿拉伯酋长那样，头上顶着一块毛巾——他害怕脑袋顶部出汗，只要是他的脑袋顶部出汗，那么他必定要感冒，这是他的一个老毛病了。

我哈哈一笑：“我和你从来就是两种人，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是水火不容啊。”我把玫瑰花瓣都贴在我裸露出水面的身上，让那散发暧昧颜色和气味的花瓣，覆盖住我的每一个毛孔，让我皮肤下面的每一个细胞都欢快地放松，让所有的泡泡把我完全覆盖住。

“什么水火不容，你看，我们现在都泡在同一个浴缸里。经济学家干的事情，说白了，和你们搞文学研究的，最终都是为了让人的器官、感觉和眼目更舒服，对不对？”

我笑了起来，他总是能从最为物质的地方想问题，“光让人的器官得到满足、舒服，那肯定不够。我们的道德呢？心灵呢？心灵迷失了，道德水准下降了，精神迷茫了，这些账，今天要算到你们经济学家的头上。”

“咱们在浴缸里也要打起来了，算了，不要在这里争论了。”他说，“好多事情，你都不懂，其实，你一直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睁不开眼，你对你周围的世界根本就不了解，所以，我要让你看看，这个世界如今已经变成了什么，不是说漂亮话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

他这么说，当时我根本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过来他说这话的含义。他说得很对，我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大学老师，实在是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我的这个世界由风花雪月、诗词歌赋构成，顶多是《水浒传》和《三国



演义》里面的人间枭雄与江湖豪杰，我是懂得一些古典文学的细致精美了，我也太沉溺其中了。而当代社会，则是空前复杂的，是我不熟悉和不了解的，也是我不喜欢的。也许，我和赵亮本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假如他是字，那么我一定就是背面的图像；假如他是左，那么我就是右。我们虽然是同一年进入了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可是不久他就转系了，搞起了经济学，而我一直搞文学研究——这两种东西有些水火不容的味道，一个谈钱，一个谈美与人性，要媾和起来就很难。

“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啊，现在有一个新的绰号，挺好玩的，叫做‘叫兽’，还谐音，叫兽叫兽，整天叫唤的野兽——在课堂上、电视上、研讨会上，甚至是女人的身体上叫着，哈哈，据说这是一个女学生发明的，她把它送给了自己性贿赂之后取得了学位的男导师，于是，这个绰号就不胫而走了。”记不住是哪一天了，赵亮这么对我说。的确，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年轻有为的教授，赵亮总是能够敏锐地传达出来他那十分独特的经验和判断。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落魄和倒霉，没有被各种各样的丑闻与打击弄得灰头土脸，正在事业的巅峰状态上，名声很大，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研讨会，各种展览、开幕式，甚至是北京的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开盘仪式上，或者，在电视节目的嘉宾座位上，我都能够见到他。

“叫兽这个称呼，实在太适合你了，哈哈，太适合你了。你的身体里有着一头充满了活力的野兽，和你共生在一起。”我由衷地说。

我太了解赵亮了，我是眼看着他当上教授和“叫兽”的，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如今，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又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有报纸、杂志、电视、广播，还有网络和网络上的博客和电子杂志报纸，更有手机短信和手机文学——一种在我看来更加垃圾化的文化排泄物，都在吸引人们的眼球。可是，人们的眼球只有两个，人的大脑只有一个，那么，这个传媒之间的争夺战，和今后的日益下流短浅化，显然是一个趋势了。可是，谁吸引了大众——也就是最为广大的被动接受者们的注意力，谁就可以捞到最大的好处。对这个局面，我多少感到了悲哀，感到了难以适应。但是，他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却可以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比方说，最为神奇的是，有一天，我竟然在六种媒体上都看到和听到赵亮的言论了，他简直是无孔不入啊，他怎么就这么适应这个时代呢？当时，我正在一辆出租车上，听到他和交通台节目主持人大谈“和谐社会”；我一进办公室，就看到当天的报纸上，有他的雄文一篇，谈的是“超级女声”海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新浪网上同样有他，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博客文化的现场网友对话会；到了中午，我到一家购物中心的顶层吃工作快餐，哈，我又碰见他了——在电视上，他正在谈论中产阶级勃勃兴起的文化现



象；我随手买了一本杂志，好嘛，里面是几个建筑学家和设计师在谈建筑，自然还有我们著名的赵亮教授，在谈论“鬼子来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师？”这个专题；最后，在我回家的时候，我路过郊区的一个无人的街口，忽然看见在街口竖立的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啊，正是打扮得光闪闪的赵亮！他面带微笑地看着你，我这个时候都快疯了，以为是在做梦了，不由得咬了一下指头，哎呀，好疼，是真的，他站在广告牌上，手还指向了前方。在他所指的方向上，一个别墅区正在绿树掩映中依稀可见，那是怎样美好的生活在召唤呀，而他，正是这个房地产项目的代言人——“你想诗意地栖居吗？莱蒙湖别墅，在等待你！”

所以，要想逃脱他的影响、他的声音、他的形象和他的言辞，对于我都是无比困难的，作为他的大学老同学，我二十年来都试图这样做，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成功过。他通常都开着他的那辆漂亮的银色宝马轿车，在各个场合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刚刚出现，讲完话，又迅速地离去，并且把他江河般泥沙俱下的语言波涛和还在现场的人们心中引发的波浪保持在那里，然后，他已经离去了。我不由得很佩服他，甚至觉得这个我认识了二十年的人，似乎反而越来越不熟悉了，也越来越具有一种奇怪的、幽默的、可怕的和有些反讽但又是庄严无比的严肃的魅力。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才使他具有了这么有趣和复杂的表征。

“而且，你看，你们这些搞文化的家伙啊，太不懂事了，连武莲元这样的替穷人说话的经济学家，都要讨伐，都要得罪，你说，你们也太傻了。这些人文学者是故意挑事，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触犯经济学家的众怒了。”

“可是，我怎么觉得就你表现得很无所谓，很坦然，很有些坐山观虎斗的架势呢？你到底是怎么看的？现在，的确，经济改革三十年了，当然成效显著，人的腰包鼓多了，而且让中国人民有自豪感了，敢出国旅游和全世界随地吐痰了，也要搞上海世界特殊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了。可是，我们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啊，社会问题很多，怎么办呢？还是要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包括那些科学家和社会管理者，一起想办法。我看不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想法。”我把身上的花瓣都抹掉了。

“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想法至少和武莲元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给穷人张目的时候，现在，我看应该把蛋糕做大，只有整个蛋糕做大了，一切——包括给那些穷人许诺的一切，才可以实现。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护那些能够给社会创造财富的富人们的积极性，给他们创造更好的赚钱的环境。同时，要扩大中产阶级的范围。有一句老话，叫做‘救急不救穷’，你给那些穷人再多的银子，他们也会都给糟蹋了。政治家就更是这样，那叫收买人心，你看他们在电视上去访贫问苦，给点儿救



济金，可是，真的解决问题吗？还是要把财富的蛋糕做大，使劲做大，所有的人就都有得吃了。”

我有些着急了，从浴缸里一下子坐了起来：“难道给农民免去农业税，给农村孩子免去学杂费，给买农具的和养母猪的农民补贴钱，给退耕还林的山民资助，这些措施，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都不支持？”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不能说我不支持，这不过是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我至少不反对，但是，我也不怎么赞成。我想，中国经济一定要依靠正在壮大的富人——他们手里有资本，他们有财富，也最有智识，只有依靠这些人，政府的政策只有为这些人服务，才可以把经济真正搞上去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我觉得，你的一贯腔调就是在帮富人说话帮腔，生怕富人现在的利益受到损失。可是，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好多人还不都是依靠权力去巧取豪夺，钻改革过程中的政策的空子，就这么发起来的，谁的屁股上不都是脏乎乎的！你这个家伙啊，你看现在的穷人阶层就连要饭的也不如了。”我吼叫了起来。但是，我立刻觉得也许我过于激愤了，因为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坏、那么糟糕，也根本不应该拿鲁迅的一篇骂梁实秋的文章标题来形容他。更何况，现在梁实秋也早就翻案了呢，而鲁迅也早就被认为是偏激得有些过头、性格有些变态扭曲了呢。

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一笑：“你呀，总是这么的激愤，现在，我们看鲁迅和梁实秋，他们俩不都是大好人、大学者，都是对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你的比喻不合适。我不接受。但是，经济学研究的是另外的一回事，我一句话跟你说不清楚。比如，改革总是要付出成本，腐败、贪污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很正常的成本现象，最近一些人要揪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纯粹是胡扯蛋。这一点，我怎么给你说呢——”他有些踌躇了。

我也笑了一下，来化解可能的尴尬。但是，我知道他的神经足够坚强，他的灵魂足够强健，像我这么说他，多年来这么冒犯他，打击他，他可以说从来就没有被触动。“我希望，你能够向一个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学习，他——”我说。

他立即打断了我的话：“啊，你说的这个人是一个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小额贷款的实验者。他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但是，他即使是在小额贷款上，也赚钱了。告诉你，没有不赚钱的银行家，他们都是吃人的。”

“你这样的经济学家才吃人呢，眼下大家都被三座新的大山，住房、学费和医疗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又有些义愤填膺了。我觉得他不能这么说穆罕默德·尤努斯，那个孟加拉的银行家。他这是用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在我看来，尤努斯身上体现了基本的人的道德观，是尤其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去学习的。”

